

述为师之道，说生存智慧，
讲人间温情，道兄弟情义，
表温恭谦良，谈美好的爱情，
演绎惊心动魄，回环转折的朝堂斗争！

子与2 著

大宋的 智慧

3

新晋「大神」级作家子与2继《唐砖》后的又一震撼历史传奇力作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于与2
著

家的智慧

3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宋的智慧. 3 / 子与 2 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570-0360-9

I. ①大… II. ①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507 号

大宋的智慧 ③

DASONG DE ZHIHUI

◎出版人：刘志松 ◎责任编辑：何阳 梅哲坤 ◎责任技编：刘振华 ◎责任校对：李瑞苑
◎总策划：金城 ◎策划：山朋 ◎设计：小莽

出版发行：广东旅游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层
邮编：510642

邮购电话：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www.tourpress.cn

企划：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白路 2026 号同康富工业园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440 千字

版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公司联系换书。联系电话：020-87608715-321

前情提要

在三里桃花林遇见一见倾心的人陆轻盈之后，云峥终于成了家。在浣花溪边遇上了苏瞻、苏由，云峥由此结识了两兄弟的父亲苏允，更经历了如同桃花源记一般的“稻香源记”，挖掘出寒林的秘密。之后，云峥整顿定安军，在鹿鸣洞剿匪，帮助蜀中人们度过气候异常的寒冬……当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好不容易有宁静生活的云峥却决定到威胁大宋国的蒙洲去……





CONTENTS

- 第一章 蠢货和文豪 / 001
- 第二章 昂贵的礼仪 / 004
- 第三章 不一样的慈悲 / 007
- 第四章 朋友的义务 / 010
- 第五章 三个斩钉截铁 / 013
- 第六章 黄雀 / 016
- 第七章 白痴一样的造反 / 019
- 第八章 痛苦 / 022
- 第九章 信念 / 025
- 第十章 孙七指 / 028
- 第十一章 尊严从来都是打出来的 / 031
- 第十二章 顺杆爬 / 034
- 第十三章 畅销的油饼 / 037
- 第十四章 商贾都是贪婪的 / 040
- 第十五章 最好的商队 / 043
- 第十六章 可恶的大宋人 / 046
- 第十七章 遂川演义 / 049
- 第十八章 狐假虎威的道理 / 052
- 第十九章 骗子云集 / 055
- 第二十章 奇怪的要求 / 058
- 第二十一章 班定远？云定远？ / 061
- 第二十二章 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 / 064
- 第二十三章 美国人的治理方式 / 067
- 第二十四章 令人绝望的差距 / 070
- 第二十五章 骑兵，骑兵！ / 073
- 第二十六章 谁知道人皮下面是什么 / 076
- 第二十七章 西北人 / 079
- 第二十八章 碰撞 / 082
- 第二十九章 政治性的战争 / 085
- 第三十章 吹牛的隐患 / 088
- 第三十一章 葛秋烟的恐惧 / 091
- 第三十二章 云大本事 / 094

- 第三十三章 屠夫医生 / 097
- 第三十四章 三国论 / 100
- 第三十五章 黄金台 / 103
- 第三十六章 为民请命云将主 / 106
- 第三十七章 抢来的美人才好 / 109
- 第三十八章 刺杀 / 112
- 第三十九章 铁翅鸢的战斗 / 115
- 第四十章 喜怒无常李袁浩 / 118
- 第四十一章 书呆子 / 121
- 第四十二章 第一块落下的石子 / 124
- 第四十三章 美人入宫 / 127
- 第四十四章 一次刺杀远远不够 / 130
- 第四十五章 没有人是舒坦的 / 133
- 第四十六章 我要人们都记住我 / 136
- 第四十七章 胡说八道显威力 / 139
- 第四十八章 酒后乱性的皇帝 / 142
- 第四十九章 死人，活人 / 145
- 第五十章 归程 / 148
- 第五十一章 反主为客的二次应用 / 151
- 第五十二章 如此人物 / 154
- 第五十三章 不归路 / 157
- 第五十四章 皇帝的新衣 / 160
- 第五十五章 发疯的钟萼 / 163
- 第五十六章 做官就是做乌龟 / 166
- 第五十七章 杀不尽的恶贼头 / 169
- 第五十八章 砍不断的贪欲手 / 172
- 第五十九章 忘不掉的故国情 / 175
- 第六十章 清理不完的麻烦 / 178
- 第六十一章 血洗辽州 / 181
- 第六十二章 云峥和面具男 / 184
- 第六十三章 计定 / 187
- 第六十四章 奇怪的屠杀 / 190
- 第六十五章 愚蠢的多嘴怪 / 193
- 第六十六章 敌我难分 / 196
- 第六十七章 夺妻之恨 / 199
- 第六十八章 老婆到底是谁的？ / 202
- 第六十九章 全部去死吧 / 205
- 第七十章 名动九重天 / 208

- 第七十一章 无耻的万世名臣 / 211
- 第七十二章 郑功良的担忧 / 214
- 第七十三章 大关中 / 217
- 第七十四章 金花菜和下马威 / 220
- 第七十五章 养马地 / 223
- 第七十六章 怒责弊政 / 226
- 第七十七章 拔腿就跑 / 229
- 第七十八章 率兽食人 / 232
- 第七十九章 卸甲 / 235
- 第八十章 少年军 / 238
- 第八十一章 鹧鸪 / 241
- 第八十二章 晚春 / 244
- 第八十三章 参军和账房先生 / 247
- 第八十四章 平静的日常生活 / 250
- 第八十五章 赖八起野心了 / 253
- 第八十六章 训练场 / 256
- 第八十七章 纸币的运用 / 259
- 第八十八章 纸币的大小 / 262
- 第八十九章 山核桃和陀螺 / 265
- 第九十章 皇帝的怒火 / 268
- 第九十一章 大变革就要到来了 / 271
- 第九十二章 北方的狼 / 274
- 第九十三章 包阎追来了 / 277
- 第九十四章 趁着下雨流眼泪 / 280
- 第九十五章 午餐 / 283
- 第九十六章 你还是处子啊 / 286

蠢货和文豪

第一章

蜀都府的雨季过后，天气终于自我修正过来了，夏粮的损失，就要靠秋粮补充，因为缺粮食，所以张平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垦荒运动，准备向荒山要粮食。

这就是一个大气的官员，长满灌木的山丘很快就变得光秃秃的，只要是能吃的，他一样都不打算放过，在张平朴素的观念里，只要有了吃的，地方上就会平安，至于云峥说这么干很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的话，他认为是在放屁。

甲子营也分到了一大块山地，虽然贫瘠之极，但是那些家眷们非常高兴，即使是云峥也没有办法阻挠他们起五更爬半夜地去开荒，农民一旦有了土地，就好像生命里有了依靠，即使那是一块只长草不长庄稼的土地，他们也会无比珍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都是官府的，只有官府准许才能拥有土地，现在有了，谁还敢挑肥拣瘦？你看到哪里的厢军有自己的土地了？

山上全是石头？这有什么关系，把石头挖掉，再把土挑上去就成。山上没水？好办，在山顶挖一个大水塘子，只要来年雨水充足，池塘很快就会蓄满水。牛上不去，会被摔死，这是富人家才有的想法，谁说能耕田的只有牛？人拉上犁头一样可以耕田……

云峥两只手撑着下巴，趴在自己的窗口上伤感地看着对面山干得热火朝天的部下，一个小娃子抹着汗珠小声地问云峥要库房的钥匙，他家的犁头坏了，他爹爹想借用一下军伍里的铁锨——就是云峥特意为了挖河道泥沙的时候打制的东西，他老子准备用铁锨将自己家的田地挖好，整理好，还来得及再种一茬油菜……

云峥木然地指指墙上，小娃子非常熟练地摘下钥匙，自己跑去库房拿铁锨，拿好了之后又将钥匙挂好，怀里抱着三把铁锨，跌跌撞撞地往山上跑。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回发生了，如今，军营里的闲人就剩下云峥一个，所以他就成了库房的管事和银库的守卫……

“该死的，库房里放着三千多贯钱，你们就算是种一百年的地也弄不到这些钱，现在就剩下老子一个人，营门口连个守卫都没有，要是有盗匪知道这里的情形，甲子营就只能去喝西北风。

现在难道不是每年开始盖房子的时间么？为什么不去烧砖？云峥马上就要去银星和市，那些女人难道不该去帮着腊肉把新拿来的蚕茧拿盐腌一下？好歹把茧子里的蚕弄死啊，万一那些蚕长出翅膀，破茧成蝶你们一个个就会哭死，抱着一堆全是窟窿的茧子去跳泯江吧。

怎么就不会算账啊，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也不管是贪财的，还是吝啬的，在土地面前全部都没了矜持，彭九的腿还没有长好，一瘸一拐地就上了山，现在只回到军营睡觉。

说军营里只剩下云峥一个未免有些夸大，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人和一条狗，问题是那个人和那条狗一起躺在阴凉的地方呼呼大睡，所以云峥只好继续保持警惕。

也不怪军士，云家也是这样，陆轻盈认为现在是农忙时节，猴子和憨牛就不该整天在军营里晃荡，老廖也是云家的管家，可不是甲子营的管家，这时候都应该回到家里去帮忙，满蜀都府的人手都不够，谁家有闲散劳力白白扔到军营。

雨季过后，催生了无数的蜉蝣，它们在日光下尽情地交配，其实努力交配繁衍后代就是它们全部的生命意义，生命只有一天，现在已是夕阳西下，没有多少快活的时间了，所以它们就显得更加疯狂，汇集成好大的一群在夕阳下的水面上飞舞，而水面上已经落满了厚厚一层将生命力耗尽的蜉蝣。

云峥正在感慨生命的脆弱，以及生命的短暂，眼看着大群的蜉蝣就像孔夫子看到奔流不息的大河一般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一个花脑袋出现在云峥的面前，唬得云峥猛地向后一窜，定睛看的时候才发现是梁楫这个混蛋，拿手抹了一把脸委屈地说：“将主，是卑职。”

云峥只要吃惊就会自动进行防御，一防御首先出去的就是拳头，所以梁楫脸上就挨了一拳！

“你不去挖地，来这里做什么？”云峥没好气地问。

“卑职已经挖完了，也就三亩地而已，担心营里就您一个人，要是咱们的钱库被人家端掉了，那就糟糕了。”

梁楫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云峥立刻就发作了，手里的毛巾立刻就疯了一样抽打梁楫，嘴里骂道：“你还知道军营里有钱？你还知道军营里只有我一个？要是来了强盗，老子第一个就跑，钱被人家拿走看你们上哪里哭坟去……”

“老天爷啊，家里放着三千贯不去守卫，都跑去挖地，你跟我说说，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们疯了，一亩地想要出产价值一贯钱的粮食那需要多少年啊？”

“你们就不能去算算账？让那些灌木好好地长在山上不行吗？一定要全部砍掉吗？那些妇人帮着去缫丝不好吗？最不济你拿着蚕茧去做蚕丝被也成啊，赚到的工钱都足够她吃一年的了，怎么想的啊？山上的土地就算是开垦出来又能如何？你就算是挖一辈子的地都不能让你吃饱穿暖，给我说说，这是什么道理？”

梁楫疑惑地抓抓脑袋，觉得将主说得非常对，军营的钱库里有大伙拿命换来的三千贯钱，这些钱比命都重要，婆娘们如果去帮着将主家里缫丝，做蚕丝被，赚到的钱一定更多，那些钱足够去换好多粮食的，可是自己为什么就会想着去上山挖地？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傻子都会算的一笔账，怎么全营在一听到自己有土地之后全部都疯了呢？

他想不清楚，背靠着将主的窗户蹲下来，瞅着零零散散回营的将士和将主一起发愣。看到走过来一个人，就觉得愚蠢无比；看到走过来一个高兴的婆娘，就想骂一顿；看到一个走过来的傻小子，就有一脚踢到河沟里的打算。

他现在明白将主刚才趴在窗户上看自己的心情了，满世界都是蠢货……

彭九唱着小曲回来了，看到诡异的将主和梁楫，就打着哈哈跟他们打招呼，模样愚蠢无比，梁楫觉得自己没必要理会这个傻瓜。

彭九在得知将主和梁楫的心思之后也很诧异，也非常不理解，不过看着那些高兴的军卒和家眷忽然对云峥说：“将主啊，您带着大家伙这几个月赚到的钱，比我们一辈子赚到的都多得多，可是不管咱口袋里有多少钱，这心里还是不安分啊，这人啊，只要心里不安，就想

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法子。都是农民出身，血里面都带着土腥气，突然间有了一块地，心思就全部在那块地上面了，活着的时候可以在地里种庄稼糊口，死了可以埋到地里得到一个好下场，生死都指望这块地。

“有了这块地就算是安家了，安心了，只要心安了，我们这些没根的人就算拿这里当故乡都没有问题，毕竟死了以后，可以埋进自己的土地里。”

彭九絮絮叨叨的废话梁楫听不明白，可是云峥听清楚了，鼻子酸涩得厉害，这家伙居然把话说到点子上了，他愚蠢的脑袋冒出来的灵光几乎可以和巅峰时期的大文豪比肩，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一位蠢货、一个文豪一起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吩咐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只不过大文豪感慨的是美女的感情，粗鄙的彭九感慨的是生死，论思想的高度恐怕还要比文豪高一点……

人家都能找到安心的地方，能让他安心的所在是哪里？云峥看看夕阳下投林的归鸟，找不到自己的故乡。

或许是心太高的缘故啊，如果他能知道什么样的土地能让自己安心，哪怕那里是天边，也不论那里在谁的手里，他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抢夺过来。

怪不得三千贯失去了颜色，怪不得云家的工钱失去了诱惑，原来人活着就是在找自己的心安之所。

悲伤地挥挥手，云峥就把自己的身子隐入了黑暗之中，寒林猛地蹿起来，那条狗也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去找自己的主人。

寒林的脸上充满了惊喜之色，没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居然发现了云峥最大的秘密，他是浮游在水面的浮萍，没有根，寒林现在只是好奇云峥到底是从哪里漂过来的。

云峥坐在椅子上，眼睛在夜色里熠熠生辉，总以为别人是蠢货，原来人家都在寻找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自己依旧是一个糊涂的可怜虫，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故乡是哪里。

第二章 昂贵的礼仪

商人重利轻离别，在这个倒霉的时代里有时候分别一次就很可能是永诀，战乱、疾病、野兽、盗贼、官府等都会成为回不了家的因素，所以，陆轻盈一千个不愿意让云峥离开。

云二站在屋檐下面，努力地把自己的胸膛挺高，任何人都要学着当大人，云二也不例外。云大不在的日子里，他就努力帮助陆轻盈处理家事，有时候他的主意会让陆轻盈大吃一惊，再一次确定自己的小叔子是一个神童。

他把云大给自己缝到衣服里的金叶子取出来，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整天和苏瞻他们混在一起向苏允求学，他的学业进步得非常快。

苏允对云峥歉疚之极，认为是自己害得云峥从文职变成了武职，为了这事，苏允辞掉了张平幕僚的差事，整天留在家里教子为乐。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云二受到了极为正统的儒学教育，以前有的那些臭毛病慢慢地看不到了，当然，这家伙对腊肉的迷恋却与日俱增。

陆轻盈最担忧的是自己的肚皮，成亲就快一年了，却没有喜讯传来，这让她的精神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好在云峥不在乎，否则陆轻盈会崩溃掉。

两个人在一起本来是一件能让身心都愉快的好事情，如果有了别的心思，就只会让人感到疲惫了……

“没有孩子其实是我的错，不怨你，你不要难过，我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很多孩子的。”云峥抚摸着陆轻盈象牙般柔腻的身体，把嘴凑到陆轻盈的耳边小声地说。

“您没毛病，也不能有毛病，只能是妾身的毛病……”

卧房里的私房话，本应该只有窗外的大月亮知晓，但是云峥知道，还有一个人会知晓，那个人就是寒林。

他像影子一样黏着云峥，赶不走、甩不掉、扔不脱。寒林不过说了寒林一句，就被寒林一脚踢得飞了起来，看样子是下了死力气。

有时候或许会很尴尬，比如现在，可是葛秋烟在逃的情形下，寒林现在的做法就变成了一件好事，那个女人已经疯了，三番两次打算谋刺张平，结果被护卫一一化解，张平的护卫依旧死了三个人。想到圣弥教的神通广大，云峥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万一那个女人发现张平不好杀，转而对他下手，那就糟糕了。

为了减少伤亡，云峥这段时间不允许花娘和彭霖先生他们登门，而自己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苍耳他们已经全部从桑林回到了云家。

或许是云峥想多了，葛秋烟对他这个芝麻官不屑一顾，在张平封锁全城的时候，她依然干掉了张平的一个幕僚，一剑穿喉，杀得干净利落。

恐怖的乌云一直笼罩在蜀都府的上空，即使蜀都府那些侥幸没有冻死的橘子树上的橘子已经变红，依旧没有消退。

葛秋烟是张平的麻烦，云峥不会理睬的，既然是大官，那就要有被刺杀的心理准备，他早就习惯了，一辈子刚直不阿，好事坏事都没少干，被人刺杀也是家常便饭。

云峥的商队就要离开蜀都府的时候，张平特意前来相送，当着很多人的面夸赞云峥乃是蜀中的少年英雄，此次去银星和市定能为蜀中绸缎打开一条新的商道。

调门很高，话语真挚，说到蜀都府丝绸商人艰难的时候，还会潸然泪下，无论是谁都能看得出来张平对云峥的商队是寄予了厚望的。

云峥苦不堪言，该死的张平这是在祸水东引，葛秋烟那种蠢货要是不过来把丝绸全部烧掉才是怪事请。

“张公，小子此去山高路远的危机重重，您就不要再制造困难了。”云峥感激涕零地小声向张平致谢。

张平嘿嘿一笑道：“这算是一个考验，你要是连葛秋烟这一关都过不去，就不要去银星和市丢脸了，去了也是送死。”

张平身边的钟萼还是那副似笑非笑的可恶德行，云峥用惯了李代桃僵之计，如今被人家原样奉还，不过张平比较厚道，只说云峥的重要性，不提他剿灭赵公山的事情。

钟萼见云峥看着自己，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枚令牌放到云峥手里，不说话。这枚令牌非常重要，钟家经营兖州、衡山一线数十年，他的私人令牌在那里比陛下的旨意还要管用，有这样的便利云峥自然不会拒绝。

“带多多的钱财回来！”这是梁老头的送别语。

“把蜀都府的丝绸全部卖掉！”这是陆老头的送别语。

“莫要忘了功课，他张平还做不到一手遮天！”这是彭霖先生的嘱托。

“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正是此时！”这是苏允那个脑子缺根弦的家伙的激励之言。

“给我带两个美国美女回来啊！”周不同眼见大佬们全都走了，就和同窗一起扯着嗓子吼叫。

云峥没心情理会这个混蛋的胡言乱语，瞅着站在路边上牵着云二的陆轻盈笑了一下，扯开嗓子大吼了一声：“走了！”

梁楫甩了一个鞭花，驱赶着骡车率先迈开了步子，整个车队就缓缓地向大路上走去。猴子和憨牛骑着马呼啸着在大路上撒欢，浑身的劲装显得非常干练。

老廖和寒林坐在马车里，说着一些闲话，看样子很愉快。说来古怪，寒林除了对云峥和笑林不好之外，和别人都谈得来，他一辈子在大宋的土地上跑来跑去的，见识非常广博，不管说什么他都能接上话茬，将一场闲聊变得活色生香。

这是一种本事，笑林没有，所以笑林也不笑，云峥拜托他照顾云家的家小，安全起见，他将苍耳也留了下来，只带着四个起家的豆沙寨老人跟随自己去遥远的美国。在云峥看来，陆轻盈和云二的命比他自己的珍贵得多。

商队是极其庞大的，这里面的货物不只是云峥自己家的，还有梁家、陆家、黄家和郑家的丝绸，他们四家的货物已经占据了蜀都府六成的丝绸产量，这一次虽然不是全部都拿出来，只拿出一部分作为探路用的货物，数量也已经极为惊人。

五百人的商队，不管是赶车的还是跟在两边护卫的人手都是从甲子营精挑细选出来的，这样大规模的商队在大宋非常罕见，如果不是有张平的关防大印，估计出了蜀都府就会被大

军围剿。

商队在蜿蜒的道路上行走，云峥躺到一辆装满丝绸的骡车上，陆家的管家老刘是熟人，嘿嘿地笑着将一小袋子甜杏仁送了过来，小声地问云峥：“姑爷，您说咱们这一趟到了银星和市能把这些丝绸全部卖掉吗？老奴总觉得难啊，那些野人根本就不知道丝绸的好处，也不会裁剪，到了他们手里还不得全部糟蹋了？”

云峥吃着杏仁瞅着远处对老刘说：“假如你是卖杏仁的，别人把杏仁买走之后是炒着吃还是腌着吃，你管得着吗？”

“丝绸在大宋有很多好处、很多裁剪方法，但是到了蒙洲还有羌国野人手里，他们就算是撕成一小条挂脖子上也和我们无关。说到这里啊，老刘，我差点忘了，让你准备的那些丝绸边角料你准备了没有？到时候有大用，成匹的丝绸我实在是下不去手。”

“准备了，姑爷，一大车呢，您要这些碎料子做什么？难道那些野人也知道在碎料子上绣花不成？”老刘自从接到跟随姑爷去银星和市的差事之后，还接到了很多奇怪的命令，满世界搜购一巴掌宽四尺长的碎绸料就是其中的一件。

云峥笑笑不作答，没办法说自己要制作最原始的哈达送给蒙洲人，那些憨厚的蒙洲人对神灵的尊崇几乎浸入到骨髓里去了，只要先给佛爷敬献了哈达，然后再把这一尊贵的礼仪传递给普通人，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培育得差不多了吧？

好多的生活习惯是要小心培育的，比如把丝绸撕成碎条子挂脖子上、绑在经幡上、放在佛爷的手上，以及走亲串门的时候，喊一声“扎西德勒”就把碎丝绸挂在邻居的脖子上。

云峥非常清楚，自从蒙洲人将哈达挂在成吉思汗的脖子上，蒙洲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道撕碎了多少匹绸缎。

礼仪是昂贵的，当一个人把奢侈品赋予新的使命和含义之后，它就好比吃饭和睡觉更加重要。高尚的哈达、纯洁的含义、高贵的礼节，到了云峥这里全部变成了可以赚钱的工具。

这是后世留给云峥的礼物，当庙门口摆上“香火钱不得少于两元钱”的牌子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能亵渎，不能贩卖呢？

作为大宋的恶人，云峥不介意使哈达这个脱胎于原始宗教的礼仪抢先一步面世，这样做，他至少能增加蜀中丝绸的销量。

第三章 不一样的慈悲

五沟背着背篓，背篓里是刚刚采的草药，自从他知道百姓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行走各地就对自己的医术更加倚重了。只有让人感受到他的善意，那些人才会从他的身上感悟到佛性，从而开始信仰佛祖。佛门的传道法门多如牛毛，有狮子吼自然也会有药王道。

老禅师立下大宏愿要修建铁索桥，却被乱石砸死，五沟宁愿相信这是老禅师个人的不幸，而不是遭受了天罚，这一点一定要跟所有的人说清楚。

为了解说这件事情，五沟一面监督造桥，一面上山采药，足迹踏遍了广元州的所有边远山寨，先易后难这是基本顺序，边远处的百姓信息闭塞，相对淳朴，他们看人的法门一般比较宽容，至少没有广元州的人那么刻薄。

于是一个胖大的和尚整天一身的风尘，背着药篓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断地给山里的山民看病、讲经，有时候还会帮助山民干些农活或者帮着他们盖房子，肉体的疲惫对五沟来说不算什么，他只想把慈悲的宏仁大师身上的恶名声洗刷干净，本应上莲台的高僧，却被世人认为他已经下了无间地狱，这对宏仁大师来说是最大的残忍。

偌大的华择寺已经没有什么和尚了，要不然大家一起干这些事情效果会更好，仅剩的四五个年迈的老僧在照顾寺庙里的佛爷，能做的也就是掸掸灰尘、清除一些杂草，如果不是五沟和尚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钱，这些和尚也会被活活地饿死。

人一旦热情起来，就会对这些大师尊敬有加，一旦无情起来，就会薄凉得令人发指。

五沟胖大的身子踩着凌云渡吊桥晃悠悠地行走，时不时跳起来检验一下桥梁上的绳子以及脚下的木板，比五沟身子重的人不多，所以，这座索桥只要不是一次过很多人基本上问题不大。五沟赞叹了一下这座桥，云峥说得没错，想要造一座铁索桥，根本就不现实，只有这些柔韧的藤桥才能耐得住山间的凄风苦雨，就像人嘴里的舌头一样，坚硬的牙齿掉光了，它依然存在。

肚子咕噜噜地响，又到了晚饭时间，一想到庙里老僧蒸的白饭，五沟就有好心情，可是一抬头，五沟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原本在这个时候，华择寺里就该升起炊烟才对，可是今天不对头啊，庙里的炊烟未免太多了，不用说，这是有人在庙里随意地搭野灶。

那些被他驱赶走的泼皮莫非又来了？他来到华择寺的时候，广元州的一些泼皮就在欺负那些老僧，将偌大的一座华择寺搅得乌烟瘴气，如果不是被他用方便铲赶走，这里很可能成为盗匪的老巢。

紧了紧手里的方便铲，五沟打算等一会儿就用这个东西和那些泼皮好好地说说佛法，佛家不光只有慈眉善目的菩萨，也有怒目的金刚。

快走两步，他不想耽搁时间，庙里的那几个老和尚经不起泼皮折腾……

推开寺庙的大门，五沟就愣住了，寺庙里确实有外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是广元州的那些

泼皮，而是百余个凶神恶煞的盗匪。

一看这些人的面相，五沟就知道这些人都是杀过人的恶人，他长久地行走在战乱之地，杀人者的那股子味道隔着三里远都能闻得出来。

被人家赶到角落里的弘法大师见五沟进了寺庙，悲鸣一声道：“五沟，快走啊！他们是圣弥教徒，非我佛门正宗。”

弘法才说了一句话就被一个壮汉一脚踢翻，其余的人围了上来，准备拿下五沟。

“慢着，都是沙门，不要做过了，圣教行脚天下，受佛祖恩赐良多，过去佛和未来佛之争不是吾辈能左右的，将他关起来就是了，我们做完大事之后就离开。也需要通过他们的嘴告知张平，得罪我们圣教是如何愚蠢。”

五沟见恶人很多，弘法大师他们又在人家手里，扔掉手里的方便铲就来到弘法大师的身边，从药篓里找出几样合用的草药，帮着他们裹伤，又拿出几味内服药给受伤最重的弘法服下，这才看着说话的那个蒙面女子说：“阿逸多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常被尊称为圣弥勒佛，被唯识学派奉为鼻祖，道安和玄奘两位大德对菩萨顶礼膜拜。

“都说圣弥勒乃是一尊福报佛，所到之处春风化雨、福满人间，为何你们这些佛爷的化身却个个以杀戮为业？杀戮得越多，福报越多，这是什么道理啊？”

蒙面女子轻笑道：“胖和尚，你可知道末法时代已经来临，你可知道末法时代那个黑铁一样的世纪里最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谁？答案是我们，是我们这些佛爷最虔诚的信徒，等我们死光之后人间再无善居士，最坏的时代才会降临。

“所以啊，胖和尚，杀人其实就是在救人，末法之人没有逃生之门，没有往生之道，生生世世在黑铁世纪里哀号，杀一人就会得到一分功德。胖和尚，只要你帮助我们破袭甲子营，本菩萨会破例给你一个一怒菩萨的果位，你看如何？”

听到“甲子营”三个字，五沟和尚立刻改变了脸色，从刚才悲天悯人状忽然变成了咬牙切齿状，抬头对那个女人说：“如果是甲子营，贫僧不介意将这些恶棍全部送进地狱！”

奄奄一息的弘法老僧强忍着疼痛大声地对五沟说道：“方丈，圣弥教屠寺灭僧，恶果累累，我们就算陷入绝境也不能同流合污，如果方丈是为了老僧的性命才这样说，那就大可不必，何为生死？一为地狱，一为极乐，南无阿弥陀佛……”

弘法勉强坐正了身子，双手捏着佛印放在膝盖上，这一瞬间竟然有了一股子圣洁的味道，其余和尚也各自盘腿坐好，低声地诵经，五沟和尚叹息一声也盘腿坐在地上一同念经，送打打闹闹的弘法一程……

猴子天生就是一个干斥候的材料，他和彭九搭档推着一小车带着货物摇摇晃晃地过了小桥，看到对面的华择寺，他笑着对彭九说：“这里的主持是家主的好友，我们今天终于用不着风餐露宿了，一定有暖和的房间可以住。你知不知道，我们刚刚走过的那座桥，其实就是家主出钱修造的，这里面也有我的钱，嘿嘿。”

彭九哈哈大笑道：“你又说错了，人家寺庙里这几天有高僧坐化，和尚们都忙着做法事、建塔林，这是头等的大事，不会有人来照顾我们的，了不起有间房子住。”

猴子抬头看着庙门外面的麦垛形状的松枝柴，再听听里面的诵经声混合着法铃、木鱼的声音，也苦笑起来，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凑巧。

一般这个时候是没人会去打搅寺庙举办葬礼的，高僧被放在柴堆上火化，然后检验遗骨，

若有舍利子出世，就会是大事件，是必须上报朝廷作为祥瑞向世人宣传的。

但是猴子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去见五沟大师一次，要不然家主过来是要埋怨他的。叩响了庙门上的环扣，好久都没有人应门，小心地推开庙门，这才看到七八个和尚正围着一个盘腿坐在地上的老僧念经，对外界的事情不闻不问。

猴子看到了五沟大师，打算等他念完经之后再上去见礼，问问大师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因为现场看起来非常寒酸。

大殿的门廊下还站着十几个观礼的居士，这些人也非常虔诚，盘腿坐在地上嘴里念念有词，男女老少都有，从他们的行为看不出半点的异状，都是些长久侍奉佛爷的虔诚教徒，至少那一手漂亮的莲花印，彭九就捏不出来。

有外人在，猴子就不能放肆，尤其是这样的场合，只好双手合十向死去的高僧行礼，之后准备退出寺庙，却听得五沟悲怆地念了一句偈语：“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阿弥陀佛，白云小径白云生！”

猴子和彭九再一次躬身施礼就退出了华择寺，五沟大师现在没时间也没有心情见他们，所以还是告诉家主，让他来看看才好，说不定还能赶上高僧的火化仪式，这可是大福缘。

等猴子和彭九回头走过吊桥之后，那个脸上遮挡着轻纱的女子就回头对一个盗匪说：“刚才那个和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一共六句，一句杀一人！”

盗匪说着话就从后殿拽出这几天捕获的行商和砍柴的百姓，举刀要砍，五沟大喝一声道：“住手！我念的只是偈语，为先哲送行，因何要为这些话杀人？”

那个女子笑道：“刚才来的人是甲子营的斥候，我们已经盯着他好多天了，原想着废物一样的甲子营，本菩萨用不着费心就能拿下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军容居然甚是严整，让我无处下手，现在要杀这些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你那句偈语很可疑。”

五沟漠然地说道：“既然是和尚说错了话，该死的就应该是和尚，我们还有八个和尚，就从和尚开始杀起吧！”

第四章 朋友的义务

那个女子娇笑着说：“割肉喂鹰、舍身饲虎这样的事情你们干得出来，本座相信，因为你这样的人，本座见过很多，生死你们能看透，他们不能，杀掉他们你的身上就有了因果，被孽缘沾身。和尚，你还指望自己能够去西方极乐吗？”

随着那个女人的话音，六个被堵住嘴巴的行商和樵夫就倒在血泊里，五沟目眦欲裂，要上前理论，却被脚上的铁链子给拴住了，高喧了一声佛号就跌坐地上，闭上自己的眼睛，不忍心看地上犹在抽搐的尸体。

云峥想去银星和市，广元是必经之路，从蜀都到广元直到勉县，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牛道，只有出了金牛道，云峥才能选择到底是走进斜道去关中还是从祁山道去秦州，不管从哪里走，路途都不会好走的，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避开金牛道上最险要的凌云渡！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些天来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已经快要榨干这支队伍的最后一丝活力了。云峥一直认为走到凌云渡就可以休整五天，毕竟到了这里路途就算是走了一半了。

葛秋烟永远是一个大威胁，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的女人打蜀都府就一路跟随着他们，寒林知道得很清楚，他和她交锋了三次都无功而返。

猴子告诉云峥五沟那里不适合招待客人，因为有高僧圆寂了。

云峥再仔细地问过猴子和彭九，便明白五沟遇见大麻烦了，或许五沟的大麻烦是云峥带给他的。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阿弥陀佛，白云小径白云生！”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有假菩萨在华择寺，假菩萨能是谁？除了葛秋烟那个四处施舍肉身的女菩萨之外还能是谁？

白云小径白云生，他在白云山小径的尽头看到了什么，云峥不愿意提起，只要想想就会呕吐，五沟发脾气了，认为葛秋烟他们就是一堆黄白之物需要掩埋。

商队停了下来，云峥都能想到葛秋烟想要干什么，凌云渡上的吊桥现在说不定已经被葛秋烟整治成一个危险的所在。

广元府，也就是利州，这里的官府根本就没办法完全统治地广人稀的地界，只能勉强保证这里的金牛道不被盗匪破坏，蜀中从来都是一个盗匪多如牛毛的地方，云峥相信，这里的盗匪很有可能已经倒向了圣弥教，因为在绿林道上圣弥教是无可争议的老大。

据寒林所说，蜀中的圣弥教众最厉害的就是沙门高允承，他才是蜀中的佛子，盘踞在巴州，就连当地的官府都畏惧他三分。

张平这个混蛋根本就没有指望云峥能把丝绸都售卖出去并且打通商道，他是想拿云峥的甲子营去试探一下圣弥教的实力。云峥原先想着那个家伙让自己当替罪羊的想法实在是太简单了，像张平这样的家伙，早就在权力的倾轧中锻炼得心如铁石了。